

旧志目录数据库建设及构想*

韩 超

提 要: 旧志不仅是地方志,同时也是古籍,有不可再生性。在计算机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将这些固定数量的旧志收录在专门的数据库中,对于旧志研究定能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方志目录及数据库进行梳理,提出构建一站式检索旧志原本、馆藏信息、影印本获取等多种信息融合交错的旧志目录数据库系统。

关键词: 旧志目录 数据库 数位人文

从20世纪的“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到如今的“数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伴随着计算机的使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正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研究资源如此丰富的时代,我们对资源的需求已经不是占有,而是联结、整合、分析、共享。地方志是包罗一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对其建立相应的专门数据库,让它在新时代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应是题中应有之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①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目录数据库的建设,旧志目录数据库建设是建设大型方志数据库的基础和保证。

一 旧志目录数据库建设

地方志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参与地方志书目数据库建设的单位主要是国内大型公共图书馆。^②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建成了第一个以方志目录为中心的机读目录——《北京图书馆藏新方志书目数据库》,该库是把1980年以来出版的新方志按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主题等项建立的检索数据库。^③2010年,国家图书馆又建成“数字方志”,采用数字图书馆方式,整理、加工、编纂清代(含清代)以前的方志资源,也就是专为旧志建立了书目、影像数据库,为旧志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笔者认为,目前建设完成的旧志目录数据库大致可分为馆藏目录与联合目录两种,又由于影印旧志的迅速发展,故笔者将影印旧志目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形势来论述。

其一,馆藏目录。馆藏目录是基于实体馆藏为基础的目录,其作用是所见即所得,凡是著录在目录数据库中的信息都是与馆藏原书相对应的。笔者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不含台湾)的省级图书馆及部分地方图书馆、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图书馆的书目系统进行普查,将已建成旧志目录数据库的单位列表如下: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宁夏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2AZD08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江苏经籍志”(项目编号:14ZD007)研究成果之一。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史记集解分八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整理本,第1页。

② 参见毛建军:《中国地方志数字资源建设的进展与前瞻》,《广西地方志》2013年第1期。

③ 参见巴兆祥:《论方志联合目录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6期。

表 1 现有旧志目录数据库

资源名称	开发单位	参考网址
江西地方志	江西省图书馆	http://www.jxlib.gov.cn/cx/dfz.htm
福建文库·方志	福建省图书馆	http://www.fjwh.net/fjwk/tsbj/fz/
湖南地方志	湖南省图书馆	http://www.library.hn.cn/tszy/dfwx/hndfz/
地方志馆藏目录	山西大学图书馆	http://tese0.lib.sxu.edu.cn/lib01/difangzhi/difangzhi.asp?page=11
华东师范大学方志库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http://202.120.82.36/local_chronicle_books/index.html

从调查情况看，专门建立旧志目录数据库的单位并不多，因为旧志有两种属性，它不仅是地方志，同时也是古籍，各图书馆和科研机构在进行目录数据库建设时往往将其并于古籍目录数据库中。^①

其二，联合目录。联合目录是实现馆藏资源共享的一种目录形式。目前，小到馆际联合、大到国际合作的联合目录都已经产生，巴兆祥也在《论方志联合目录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一文中对几种主要的方志联合目录进行了分析、评价。但目前制作成数据库的方志联合目录尚不多，主要有浙江图书馆“地方志联合目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地方志”、广州图书馆“广州地方志联合目录”、山东省图书馆“地方志联合目录”，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图书馆的《中国大陆各省地方志书目查询系统》。该系统“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基础，参照 2000 年新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等，增补 1949 年以后各地新编省市县志、自治州志、乡志、街志等 2000 余种。此外，针对各地原有孤本地方志新刊行者，亦加以著录”^②。该系统可利用省份、地区、地方志名、编者年代、编纂人姓名、公元等字段进行检索，著录项除上述几项内容外还包括版本、馆藏地及附注，是目前收录方志条目最多、使用最方便、著录最详细的方志联合目录数据库。

其三，影印目录。影印目录是在影印古籍数量激增的情况下产生的，吴格在《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前言中对编制影印古籍目录的价值做出了五点阐释，说明影印目录是新时期目录发展的一种重要需求。目前，旧志影印的数量和出版速度都成倍增长，但建立影印旧志目录数据库却较为滞后。据笔者所知，专门的影印旧志目录数据库目前只有复旦大学图书馆“影印本方志书目”一种，其他单位多是与其他书籍混合检索。数字化的旧志也可以是影印的一种新形式，^③如国家图书馆的“数字方志”和“地方志”、苏州图书馆的“府县志”和“乡镇志”、上虞图书馆的“上虞方志”等，以及“中国方志库”“中国数字方志”等商业化的方志数据库，都是专门的方志影像数据库。这些影像数据库的著录条目可以视为一种变体的影印目录，只是大

① 此外，还有一些图书馆将已经数字化的古籍单独制作了数据库，由于它并不是所有馆藏方志的数据库，所以将其放在“影印目录”中讨论。

② 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中国大陆各省地方志书目查询系统”序言》，<http://webgis.sinica.edu.tw/place/>。

③ 参见韩超：《略论旧志影印——以陕甘宁旧志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17 年第 3 期。

多数著录不够准确、系统。

可见,随着对方志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各界对方志的特性和价值的逐渐认知,专门的旧志目录数据库建设虽然不多,但也已经发展起来。然而旧志目录数据库理论跟不上实践的发展,标准不统一,各单位自行建设缺乏统筹规划,重复建设等问题亟待解决。

二 旧志目录数据库的功能

第一,一览而知一地旧志之数量与流传。这就要求此数据库不仅能进行多字段检索,也要能提供按地区浏览条目的功能。因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使用者都了解本地区旧志的流传与存世情况,若能按地区分列出清单,则可一览无余。

第二,检一书而得众本。目前的书目检索多是按版本分列一书的,即使是《中国大陆各省地方志书目查询系统》也是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各列一个条目,未能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于一书下分列众本。这可能是计算机程序设计上的问题,今后若能做到检一书而得众本,效果无疑会更好。

第三,指示馆藏所在。这一点馆藏目录和联合目录中都已经做到了。在此基础上,若能更加细致地将馆藏索书号与分藏信息著录进去,则会更加完善,《民国时期联合目录》数据库就做到了这一点。

第四,提供影印本线索。这一点目前的旧志目录数据库都没有做到,原本与影印本多是两套检索系统,但是在原本不易得,影印本又已大量出版且容易获取的情况下,将某一旧志的影印本信息反映在目录中,无疑会让研究更加顺利。

第五,提供数字化影像线索。其实,不少旧志现在已经有了数字化影像,且获取起来比影印本更加方便。如果能在每一种相应的旧志之下,附以同一版本之旧志数字影像链接,会为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

第六,附注。对著录项中不能说明的复杂问题进行说明,或对某重要小类进行特别说明。如《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对每部方志的艺文(书目、经籍)、金石(碑刻)等类分别注明,这可为下一步建立更大型的旧志数据库建立基础。

三 旧志目录数据库内容构想

其一,关于凡例。1. 本目录数据库收录全国1949年以前的旧志,收录范围包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以及一些具有方志体例和内容的方志初稿、采访册、调查记等,山、水、寺庙、名胜、陵墓等志不予收录。

2. 本目录数据库地区排列顺序按现代行政区划代码排列,省之下列市,市之下不再细分。

3. 本目录数据库所收条目主要来源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8册等国内馆藏方志目录,以及《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和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国旧方志目录》等海外藏中国方志目录,并结合部分实地调查。

4. 本目录数据库著录项为:书名、卷数、编纂者、版本、备注。每一版本下分列已公开发布之影印本(用“影印”表示)、数字影像(用“数字”表示),最后列著录该旧志的其他目录(用“著录”表示,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8册为主,若此3种目录已著录则不再补充他本目录)。备注项是对以上各项中不能说明之复杂问题进行说明,并补充该种旧志之排印整理本。

- 5. 本目录数据库中的各项采用繁体字进行著录，检索时可以繁简通用。
- 6. 著录项中的简称参见《参考文献》。

其二，关于信息著录及检索。在严格按照凡例的编纂原则下，研究人员将调查所得的数据导入到所要建设的数据库中，然后以关键性的字段——地区、题名、编纂者等作为检索要素，也可设立不限制字段的全文检索。如以检索题名字段“户县”为例，首先可得一以书名和编纂者构成的简表，如表 2 所示：

表 2 旧志信息简表

序号	题名	修纂者
1	万历《鄂县志》11 卷	(明) 刘璞修 赵岷纂
2	康熙《鄂县志》12 卷图 1 卷	(清) 康如珪修 康弘祥纂
3	雍正《鄂县重续志》5 卷	(清) 鲁一佐修纂
4	乾隆《鄂县新志》6 卷	(清) 汪以诚修 孙景烈纂
5	民国《重修鄂县志》6 卷	强云程、赵葆真修 吴继祖纂

得到表 2 的信息后，点击所要查阅的相应条目，会链接到一个详表。如表 3 所示，笔者以康熙《鄂县志》为例做一说明。表 3 左侧为著录项，依次为书名/卷数、编纂者、版本，这是基本项。基本项之后是几个扩充项，也是本目录数据库在著录方面较之传统的旧志目录更为便利之处，包括“影印”“数字”“著录”“备注”四项。“影印”表示某旧志已出版影印本，影印本若为丛书且书目较长则用简称，如“稀见汇刊”即中国书店 1992 年版“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陕图稀见”即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年版“陕西图书馆藏稀见地方志丛刊”。“/”之后是所要查阅的旧志在某丛书中的册次，若为单行影印本则无册次。所以本条“影印”项的信息表明“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8 册与“陕西图书馆藏稀见地方志丛刊”第 2 册均收入了康熙二十年（1682）刻本《鄂县志》。“数字”即网络公开发布的旧志数字影像文件，如本条中“国图数字”即指国家图书馆“地方志”数据库中已发布此志，可在线浏览。这一著录项可以超链接形式直接连接至相应旧志网页，使使用者实时浏览到所需旧志内容。“著录”项表示某志曾在某目录中被著录过。由于本目录数据库的功能是方便使用者尽快掌握现存旧志的较为全面的信息，让使用者以最快捷的方式获取旧志的内容，所以仅以条目形式出现在古代目录中的著录不予收录。从著录的广泛程度和实用性角度考虑，本目录数据库主要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为中心。又因《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 8 册地理类著录的旧志有溢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者，故亦将其作为主要的著录项。只有在这 3 种目录均未收某志的情况下，本目录数据库才会将此收录某志的目录标示在表中。同时，《联目》《提要》均可再以超链接形式连接到相应条目文本，这样《联目》中的馆藏信息、《提要》中的概述信息均能实时显示在整个著录中，且无需再分一“馆藏”项在数据库中。这种超链接的形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数据库（CBDB 项目）中已经使用，其检索出来的历史人物资料若已有相关的其他数据库支持，则会有一个“相关资料库连结”的选项。备注中表达的复杂信息主要是影印本与刻本之间、影印本与影印本之间，影印本与数字影像的关系。因为一个影印本（包括数字影像）只能选取某家收藏单位的藏本进行影印，且编辑过程中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讹

误，所以影印本不仅不能等同于某一刻本，甚至同一刻本的不同影印本亦不能画等号。^① 如表 3 “备注”表明康熙《鄠县志》影印本情况如下：一是“国图数字”本与“陕图稀见”本是同一版本；二是“稀见汇刊”的影印本比“陕图稀见”本更善；三是“陕图稀见”与“稀见汇刊”均有缺页，因是原刻本已缺。“备注”的这一说明能方便使用者选取更好的影印本进行使用，为准确掌握旧志内容提供了更充分的保障。

表 3 旧信息详表

题名/卷数	康熙鄠县志 12 卷图 1 卷
编纂者	(清) 康如璉修 康弘祥纂
版本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刻本
影印	稀见汇刊/册 8 陕图稀见/册 2
数字	国图数字
著录	联目 总目 提要
备注	国图数字即“陕图稀见”本。“陕图稀见”康如璉序少半页，致缺“赐进士第文林郎知鄠县事盐城康如璉”16 字及墨印 2 枚，且无说明，《稀见汇刊》足。“陕西稀见”与《稀见汇刊》同缺卷 11 之第 24、34、35 页，《稀见汇刊》已注明，《陕西稀见》未注。又《稀见汇刊》注卷 12 第 24 页缺，实际是误装在卷 11 的第 25 页之前，即张宗孟《重建汉陂记》

其三，关于数据库的深入挖掘。数据库的应用并不是仅仅体现检索功能，仅有检索功能的数据库是基础、客观的，而非分析性的，“数位人文的另一种可能，是发现大量资料内容隐含的关系，也就是应用资讯科技中的资讯探勘或文本探勘技术”^②。建立了基础的旧志目录数据库之后，我们可以建立更大的关系网络。比如一个人曾在不同地区为官，先后主持纂修过不同地区的方志，并分别撰写序言。如果仅分析此人一地纂修的方志可能会略嫌偏颇，若将他整个编纂历程进行数据化的呈现，并进行相应的词频分析，那么他的修志思想就能更充分地体现出来。再如修志群体的人员结构及地域分布、存世旧志的年代分布和数量、修志人员的交游和关系网络都可以在数据库中进一步挖掘。这就有待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更多具有计算机专业知识、又懂得方志学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

(作者单位：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参见韩超：《略论旧志影印——以陕甘宁旧志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17 年第 3 期。
② 项洁、涂丰恩：《导论——什么是数位人文》，《从保存到创造——开启数位人文研究》，台湾大学出版社中心，2011 年，第 20 页。